

主持人：各位觀眾朋友好，剛才我們的專家們在探討了宇宙原來是一個生命共同體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懷有著愛和感謝。這樣的一個理念我們如何去落實？正如老法師所說的，一定要從宗教教育方面來著手。我們這一次的座談會，著重探討如何在宗教教育方面著手，以及怎麼樣促進宗教之間的和諧、合作。我們現在有請，日本三重大學人文部教授兒玉博士來發言。

兒玉博士：首先我很榮幸接受您的點名。在這個環節裡我首先想請教的是，實際上是一個總的、大的問題裡面分的兩個小問題，想請教。首先，第一個問題，我知道大師長年主要以澳洲為基本的活動基地，在那兒展開很多的活動，和參與很多教育方面的具體工作。據我們所知，澳大利亞是一個國土比較廣大，而且有多民族、多種宗教共存的這麼一個社會。身臨這種社會，在您具體開展很多活動的過程中，我想請教您是怎麼，就是具體到佛教，可能當然那邊最主要的是以基督教為佔多數，在澳洲的日常中，佛教是如何與以基督教為主要教徒居多的各種教派之間，實現各種各樣的交流和對話？以及怎麼對於一些有紛爭的問題，來解決這些問題？這是首先第一個問題。就是您能夠在那兒很順利地開展工作，有沒有什麼祕訣？關於這個，希望能夠得到指教。

另外第二個問題，還是宗教方面。就是像主要是目前比較凸顯的問題，就是中東，在中東也是存在多種宗教的、非常劇烈的這種爭執、爭端。目前正在進行的也是由伊斯蘭教，主要是由伊斯蘭教派和猶太人的以色列之間的，還有多種的周邊很多小的教之間這些爭端。做為大師來說，做為法師，您是如何去看待目前發生在那裡

的各種各樣的爭端？您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待？請您指教，謝謝！

淨空法師：指教不敢當。這確實是擺在我們當前很嚴重的問題，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。早年，我是從九八年到達新加坡，九九年我們就感覺到，宗教的團結，化解爭端，這是當前很重要的一個課題。我們就主動去拜訪新加坡各個宗教，我們用的方法就是佛在經典裡面教給我們的「四攝法」。佛教的四攝法，就是現在人所說的公共關係法、交際法，人與人之中應該要怎樣的往來。

佛跟我們講了四樁事情，第一個是「布施」，四攝法裡面的布施，跟六度裡面的布施意思不相同。六度裡面的布施最重要的是放下，是教你放下，那是對自己修學是有很大的幫助。而四攝法裡面的布施，用現在的話來解釋，就是多送禮、多請客，人與人之間往來，所謂是禮多人不怪。

第二是「愛語」。愛語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真誠的關懷，真誠的照顧。

第三個叫「利行」。利行的意思，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決定對社會有利益的，絕對對一切眾生有利益的，不分國家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，普遍都有利益。絕對不能說對我有利益，別人利益就不管了，對我的國家有利益，對我的族群有利益，這個不可以。如果說只對我，把別人疏忽掉了，對我利益就傷害到別人利益，這不能解決衝突，這是製造衝突。

第四個叫「同事」。同事，我在講經的時候解釋，我們要跟上帝同事，我們要跟佛菩薩同事，我們不能跟人同事；人都自私自利，都爭名奪利，不可以跟他同事。我們跟上帝同事，上帝愛世人；我們跟佛菩薩同事，佛菩薩大慈大悲。所以用慈悲，用神聖慈悲的愛心來跟佛菩薩同事，幫助一切苦難眾生。

所以，我們就主動去訪問新加坡九個宗教，我們完全用平等心、恭敬心。我們到達別人的教堂，我們也像對佛菩薩一樣的禮敬、禮拜。四攝法裡面講的送禮，我們每個宗教在當時我們送十萬塊錢的禮，這個錢送給他們，幫助他們辦慈善事業。因為有許多宗教他們辦的有孤兒院、有養老院、有醫院、有學校，所以我們都去幫助。我在那裡做這個事情，確實是把這幾個宗教都團結起來了，誠心誠意來交往。當時佛教界裡面有些同修提出反對，他說你是佛教徒，佛教信徒的供養，你怎麼拿去給外道？我就告訴他，我說我們佛教要不要辦社會福利事業？要不要辦養老院？要不要辦孤兒院？要不要辦醫院？他說要，是應當的。我說人家都辦了，人家都辦得很好，人家辦，我去投資做股東有什麼不好？我加入了，我說他辦就是我辦，我辦就是他辦，何必要分彼此？

既然也要辦，我們就全心全力去投資，去幫助他，這樣大家心也就平下來，也就真正了解了。只要是利益社會，幫助社會安定，促進世界和平，化解一切的誤會，這些事情是我們自己的事情，我們要做。尤其佛法裡面常講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慈悲是心，如果沒有方便，慈悲是抽象的，是毫無意義的，所以必須要有方便。什麼叫方便？方是方法，便是最適合的；換句話說，方便就是最適合的方法。什麼適合？現前適合，不是過去適合，也不是未來適合，現前最適合的方法落實我們的慈悲。我們要團結全世界的宗教，全世界不同的族群，我們希求這個地球健康，地球上的社會安定和平，然後才會有繁榮，才會有興旺。我們希望我們好，先要希望別人好，別人好了，我們自然就好。如果說希望自己好，沒有想到別人，這個日子永遠都是難過的。所以在新加坡，我們就展開這個工作。

九九年新年的時候，我們在寺院裡面，我們就想到這是一年當

中第一個節日，最大的節日，人人在這個節日都能夠家庭團聚。但是，你想想孤兒院的孤兒，想想養老院的老人，他們多可憐！所以，我就想到我們吃團圓飯，我說我來請客，我把他們統統都請來，我們一起來過年。我們請客，我們正式發請帖，孤兒院的孤兒，養老院老人，一生可能都沒有人正式邀請他。我們這個請帖給他，他感到非常溫馨，這是精神上的幫助他。在九九年我們請了三千八百人。我們請新加坡一位部長做我們的主賓，做我們的貴賓，這第一年做得很成功，也邀請了九個宗教，他們都來參加，大家看了很歡喜。完了之後，告訴我：法師，我們明年還做。我說好，明年歡迎你們大家一起來做。

所以，到二〇〇〇年（兩千年）邀請的人數就到八千人，新加坡的總統，納丹總統，出席做我們的貴賓。我們名義上給九個宗教，九個宗教共同來做這個晚會，做共同的晚會，所以這樣子把宗教團結起來。在同年我也想到，宗教與宗教之間，就是人與人之間，為什麼會有矛盾？彼此不相往來，這是最可怕的。彼此不相往來，就互相猜疑，我猜你，你猜我，越猜越錯，所有一切誤會就這麼樣造成的，矛盾是這麼造成的；換句話說，災難也是這樣造成的。所以，一定要通，一定要溝通。溝通最好的方法是我們一起組個團去旅行，所以我就邀請九個宗教這些領導人，每個宗教兩、三個人，我們組成這樣一個團到中國去訪問。很難得，中國國家宗教局接待我們，我們在中國旅遊十六天，這十六天我們生活在一起。天天都在一塊，交談的時間就非常長，彼此才真正溝通，真正了解。從日常生活談到宗教的這些儀規，宗教的教義，無所不談，這樣感情就加深了。

我在第三年，第三年是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先生接受我們的邀請。新加坡是內閣制，實際上的權力是在總理手上，不在總統。所以

為了安全的關係，他就限制我們，希望人數限制在五千人，不要超過五千人，因為我們估計會超過一萬人。雖然這個限制，實際上參加的大概有七千多人，所以這個會很興盛。在第三年，有外國的客人來參加，有印尼的、馬來西亞的、柬埔寨的、泰國的、越南的、菲律賓的，都有這些宗教徒來參加。所以這個活動就逐漸逐漸擴大了，影響面就大了，這是第三年。我跟印度尼西亞結的緣可能也就是在這一次，因為印尼回教的一個代表他來參加我們的晚會，回去之後沒有多久，他就擔任印尼宗教部的部長，他就順利的擔任了部長。我們一見面，一見如故，非常歡喜，這個緣可能是從這個地方結的。

我們根據新加坡這三年的經驗，澳洲那邊多元文化部也知道這個事情，多元文化部的部長也是移民部的部長，他就非常歡迎我到澳洲去。我到澳洲去，他給我一個特別的簽證，大概好像是國家尖端人材的簽證。我已經這麼大的年歲，七十多歲了，給我這個簽證一般人都感覺得意外，希望我在澳洲能夠幫助他團結族群、團結宗教。澳洲這個工作做得很有意義，而且做得很好，國家來主導，而由學校來推動，這個很難得，非常非常之難得。所以我對於格里菲斯大學，他們在推動宗教的團結，昆士蘭大學他們是有教授、學者在推動「消除衝突，促進和平」，我對他們都是全心全力的協助，來推動這個工作，這是在澳洲做的。

但是澳洲也有相當的困難，難在什麼地方？信仰宗教的人不多，大概在全國信仰宗教的人，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幾；換句話說，還有百分之七十多的人不相信宗教，甚至於還有排斥宗教的，這是會做得比較辛苦。但是宗教的聯繫我們有經驗，所以也做得也相當有成果。

這一次印尼來邀請，第一次到印尼去，是印尼副總統發的邀請

函。我們一下飛機就到總統府，跟副總統見面，他跟我提到印尼社會不安定，第一個問題是社會不安定，第二個是經濟上的問題。我跟他談，我說社會不安定是第一大問題，經濟是屬於第二，只要社會安定了，國外投資的人就多了，你的經濟會起飛，所以應當把社會安定的問題擺在第一。社會安定，他也想到了，他說印尼信仰伊斯蘭教的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，另外的還有天主教、有基督教、有印度教、有猶太教、有佛教，佛教的人口大概有七百多萬人。

我這樣一算，印度尼西亞信仰宗教的人應該是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樣子，那這個國家要推動宗教教育是非常好的環境。所以我向副總統建議，向他們國家高級領導人，還有宗教部長，我也在那裡邀請印度尼西亞六個宗教裡面一些代表，我請他們吃飯。我們在一塊交流，談得非常融洽，非常歡喜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說印度尼西亞能夠推動宗教教育，是個很理想的環境。尤其我沒有想到，這一次他們總統來邀請我，所以我們預定二月十七號去訪問印度尼西亞。我想要把我這些想法給他們建議，希望印度尼西亞推動宗教教育，用宗教教育帶動家庭教育，帶動學校跟社會的倫理道德教育。他們有這種熱忱，尤其六個宗教都能夠配合，非常難得。他們能夠做好，給全世界做個和平安定的好榜樣，那是無量功德。所以這次我是很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，我去訪問，做第二次訪問。

主持人：剛才兒玉教授還談及中東問題方面，我們應該如何去對待？

淨空法師：中東問題是一樣，回教徒實實在在講，回教裡面有極少數的極端分子，大多數回教徒都是愛好和平的。我跟他們的接觸很多，所以那是很少數。但是如果通過伊斯蘭《古蘭經》的教育，現在這些人是感情衝動，他不知道真主是怎樣教他的。如果能夠

推動《古蘭經》的教學，大家都知道穆斯林應該怎樣學習真主的教誨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所以交流非常重要，密切的往來非常重要。

石井牧師：聽了您講到這些關於各個宗教之間的交流的必要性，我有很切身的感受。另外有一個問題是希望一定能夠聽一聽法師的教誨。您可能了解，基督教在日本是屬於一個小教派，雖然它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個主要宗教，但是在日本真正的基督教徒只佔日本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零一，也就是說一千人裡頭還不到一個人，這麼個比例。一千日本人裡能有一個，有時連一個都沒有，是這樣的一個比例。

它雖然是這麼一個很小的比例，但是正像您也了解的，基督教在我聽了您說到，各個教派之間應該是求大同、存小異，這樣一個關係的時候，我想到的是基督教這個教。當然目前所說的日本的基督教，更主要的、佔更多的成分，和它的教義的偏向性，它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，直接由美國流入的成分更多。也就是說這個宗教（實際上也是像大家所知道的），它具有很強的排他性，儘管它的人數佔少數，但它始終認為必需要時時提醒自己，也是這樣去宣傳，也是這樣去傳播，認為我這個教才是最正統的，或者說我這個教才是真正的宗教。這個本身就對於您剛才說的，關於大家應該共同擁有愛心，多交流，實際上應該是一個矛盾的顯示。這是一個我意識到的問題。

另外他說，我相信待一會可能中西先生會提到關於日本的佛教徒的問題。我是不好下定義，因為日本幾乎，如果說佛教徒的定義是什麼，這個不好說。因為日本在日常生活中，幾乎人人都會跟寺廟產生聯繫的，也就是說日本人是結婚去寺廟，死了進教堂，日本普通的習慣是這樣。當然年輕人現在結婚也去教堂，有這樣的，但

是總體的、傳統的做法是結婚是按照日本式的進寺廟，是以佛教形式，然後死後基本上葬禮都是西方的宗教形式。從這點上來說，日本本身這些定義都很難下。我想請教的問題是，在您強調各個宗教之間進行交流的前提，是應該儘量多去主動的了解對方，發現對方的優點，互相交流的前提才能夠成立。也就是說我理解成，也許像孫子兵法說的知己知彼，才能夠尋求一個共同的東西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日本的宗教比較有它具體的一些困難。

我很榮幸我能以這種非常小的形式，和個人的身分受到您的邀請，來親自聽您就很廣泛的話題來進行教誨，這個我榮幸得很。但是我是覺得日本就不能夠做到像您剛才講到，在新加坡、在馬來西亞實現的那種各宗教之間的交流。大的規模幾乎沒有，很小的、星星之火那種程度的，偶爾會有這樣的事情。聽了您講到那邊的事情，自己感到由衷的很羨慕。請指教，據您了解的日本的宗教現狀，您認為我們像現在這種宗教的比例，以及各個團體之間，基本處於一種互相沒有交流的過程這種狀態下，怎麼挑這個頭開展這個活動？從我本人來說，我是希望大師下一回如果有機會來日本，能夠直接指導和幫助我們聯繫起各個團體之間，就是擴大比今天的範圍更大一點的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。謝謝！

淨空法師：這個現象在現代社會許多地區幾乎都相同，就是在台灣、在新加坡，甚至於在澳洲，即使同樣是佛教，每個道場彼此都互相不往來，都有自讚毀他，都有這些情形，這是末法時期很正常的現象。為什麼說它是很正常的現象？他不學經教，這就是正常現象！他如果對於教理通達了，那就不一樣了。就是說雖然是學佛，他是有名無實，沒有真正的去學習。所以學佛，首先我們要了解佛是什麼？如果對佛都不知道，都不能了解的話，這個學佛當然是迷信。社會一般大眾說佛教是迷信的，我們也不能否認。為什麼？



在形象上來看，它確實是如此。跟從前完全不一樣。

佛教傳到中國來，甚至於說我們仔細去觀察，你在經典裡面能夠讀到，釋迦牟尼佛一生他做了些什麼？我們要明瞭。釋迦牟尼佛一生在教學，經典裡面記載，他每天講經二時，印度的二時就是現在的八小時，每天教學教八小時，教了四十九年，所以它是教育。他教育的內容是什麼？我們總結起來，不外乎三樁事情，第一個是教我們明瞭人與人的關係，第二個是教我們明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，第三個是教我們明瞭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，現在人講的不同維次空間生物的關係。這三種關係都明白、都清楚了，而且沒有絲毫錯誤了，這個人就稱之為佛，稱之為菩薩。

佛，他的明瞭是圓滿的，菩薩雖然明瞭，還不能講圓滿。所以佛、菩薩不是神仙，這個字的意思翻成漢語是覺者，是個覺悟的人，用現在話說，是明白人；佛菩薩是個明白人，凡夫是個糊塗人，不明瞭事實真相。真正明瞭了，他的思想就正確了，他的言語、行為必然能夠順乎大自然運行的法則。大自然運行的法則，這叫道，隨順自然規律就叫做德，所謂道德。今天道不明，大家迷惑了，德就沒有了；德沒有了，隨順煩惱、隨順習氣。尤其是現在一般學校教育，這個教育太可怕了。

我在美國住了十五年，有些美國教授我們常常在一起聊天也談到，我說美國的教育是不是從幼稚園，就開始教競爭？他說沒錯，就教競爭。我說你知道嗎？競爭再升級就是鬥爭，鬥爭再升級就是戰爭，現在的戰爭是核武戰爭、生化戰爭，戰爭的結果就是世界末日。我說這種教育的理念，教育的方法是走死路，不是走生路！東方聖賢的教育跟你們恰恰相反，從小就教什麼？教你禮讓，教你懂禮，曉得讓別人。人人都知道禮讓，這個世界多美好，所以這是一條生路。這是東、西方教育思想根本不相同的地方。但是今天西方

科學技術發達了，強大了，人就迷失了方向。

西方現在也遇到困難，科技發達不能解決問題，帶來的是痛苦，所以現在要到東方來尋寶，要來找解決的方法。東方人自己不自覺，要迷信西方，麻煩在此地。所以歸根結柢，教育還是非常重要的。現在我們好處在哪裡？好處在今天有高科技，如果我們能夠，說實實在在話，在今天整個世界能夠有二十個人到三十個人，真的像佛菩薩一樣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能夠愛世人，能夠愛眾生，我們組成一個小團體，我們自己擁有一個衛星電視台，我們輪流講。每天在這裡上課，對全世界人民上課，上課的內容是什麼？內容是各個宗教的經典，讓你信仰什麼樣的宗教，你一定要深入你自己的經典。神、聖人教你怎麼樣想，教你怎麼說，教你怎麼做，人人都能依照宗教經典，這世界和平，所有問題都能夠解決！

所以，即使在今天，像在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幅員，現在家庭教育沒有了，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都脫離了倫理道德，宗教教育現在也有問題了，為什麼？大家不研究經教。我常常跟我們學佛的同學們在一起談，我說我今天能夠有這麼一點點小的成就，沒有被社會染污，沒有被淘汰，什麼原因？天天講經，每天講四個小時，講了五十多年。我講，勸別人也勸自己，所謂是長時薰修，不知不覺的入了這個境界，而在這裡面得到了歡喜，得到真正的利益，得到真正的法喜。中國古人常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這是能夠真正脫離一切的染污，能夠保持自己的純淨純善的唯一的祕訣，那就是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

所以我們今天，今天是個多元的文化，是個開放的社會，我要學佛，我也要學其他宗教的經典，我了解，我能夠跟他交往。我如果不認真學習他們的經典，我對他不了解，我沒有辦法跟他往來。所以，我的書架上就有很多宗教經典，我天天還在閱讀。我跟他們

往來的時候，我就佔便宜了，我知道你，你不知道我，你吃虧了。你要跟我往來，你一定要去看佛經，這樣子我們宗教之間就通了，誤會就化解了，歧視就不會有，對立也不會有。

所以說是內心裡面的和睦，我常常講，內心裡頭把自己對一切人事物的對立放下，矛盾放下。我們對惡的人也要愛他，要知道他是一時迷惑，一時糊塗，一時的誤會，那不是他的本性。他的本性是善良的，他的本性是慈悲的，他的本性跟佛一樣，充滿了智慧。這就是《三字經》上所講的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他沒有接受到良好教育，他被社會染污了。今天社會是個大染缸，掉在這個社會不被染污的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決定不可能，這是我們深刻了解的。我們能夠沒有被染污，就是天天在經教上，天天跟聖賢人接觸。所以我自己，我已經差不多有四十多年沒看過電視，沒有看過報紙，電視、廣播這個東西統統都離開了。這四十多年當中我只有經典，除佛教經典之外，其他一切宗教經典陪伴著我。

所以，我知道在今天這個時代，唯有宗教教育能夠挽救這個世界。宗教信徒、宗教師能夠聯合在一起，那就真正是上帝的使者，來拯救這個世界。這是我所期望的，我也是在世界上各個地方聯絡各個不同的宗教。但是我說出來，大家都能夠接受，都有共鳴，所以我覺得宗教的團結，推動宗教教育是很有前途的。

中西隨功教授：日本的佛教人口，實際上是有非常多的佛教人口，但是真正的每天作為必讀功課，每天讀誦佛經的人，並不是很可觀的人數。直到近年，也就是最近剛剛通過很多具體的和細緻的傳播工作，終於有很多人意識到，每天讀誦佛經對於一個人的精神成長和精神健康，以及精神衛生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我們日本佛教界，現在就是這兩年的成果比較可觀。我自己本身也是從地方每個月至少要趕來東京的總會，就是關於解說和如何讀誦佛經

這個專門的經驗交流會這類東西，我每個月至少要到東京來親自參加一次。然後從這裡得到的新的啟發和新的啟示，我又回去要傳播給下面，在這方面總是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。

現在這次能夠接受法師的邀請，又能夠到您身邊來親聆您的教誨，對我來說，對我們整個教派來說，都是莫大的榮幸，而且也是很值得珍惜的、為數並不多的機會。所以今天在這兒通過這些交流，得到了很多好的啟示，我願意把我在這兒所得到的和體會到的，能夠貫徹到我從今以後的具體的活動當中去。另外，我聽了您講了以後，我就覺得我根本不應該滿足於目前這種比以前狀況有好轉的現狀。而應該更加的擴充，向更廣泛的對佛學有興趣，或者是佛教徒但是沒有具體落實應該做的行動的這些教徒們，更多的去講解讀佛經的意義。我自己也通過您的教誨，我明白了我不光要讀這些東西，還應該對其他的、身邊更近的一些宗教的教義，有最基本的了解。我也希望我自己從此以後開始這方面的學習。謝謝！

兒玉博士：法師剛才反覆強調的，簡單的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說，就是說一個人、一個宗教工作者，如果是佛教徒對佛經應該有非常透徹的理解，當然是通過不斷努力的學習和研究，應該有非常透徹的理解，到那個時候你會有一個新的境界。這個道理我覺得很精闢，而且能夠理解。我想再請教的問題就是，在我所從事的研究和具體的從事爭取世界和平的運動過程中，有很多宗教學派參與進來，這是個很有意義的工作。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也意識到，不光是自己身體力行的進行參與這樣的工作，同時要普及所謂的（您剛才反覆強調的）宗教教育，這個環節是不可以放鬆的，因為這是培養後續人材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。

在通過您剛才講的所有問題裡頭，我希望在一個問題上能不能更加具體的得到您的教誨。如果在一個不是很廣泛的範圍，比如說

是同一個地區，或者同一個城市裡面，它同時並存著兩個、三個不同的教派，不同的宗教。所謂的宗教教育，它的具體的東西應該怎麼去教給人們，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信仰的人們，如何通過受宗教的教育達到一個和平共處，大家共存共生的這個理想狀態。希望就這個問題能不能具體的給我一點指點。謝謝！

淨空法師：我們在這些年當中，與許許多多宗教交往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，那就是「愛」。因為像佛法，佛法講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慈悲就是愛。佛家為什麼不說愛，說慈悲？慈悲是理性的、理智的；愛裡面有感情。所以，愛會變質，愛會變成恨，但是慈悲這個愛是絕對不會變成恨的。所以，佛用慈悲，不用這個愛字，他是基於智慧，基於理性。

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猶太教可以說是一家人，我曾經有一次在新加坡，有個朋友請我吃飯。在座的有從南非來的幾個歐洲人，他們就提出一個問題，就問到這三個教的關係，問我的看法。我舉一個比喻，我說猶太教像帝王時代的皇上這一派，天主教是皇后這一派，基督教是太子這一派。他們聽了之後點點頭，他說你比喻得很恰當。我說他們是一家，是一家三派。我跟他講，我說他們的經典都是一部《新舊約》，猶太教學的是《舊約》，天主教是《新舊約》都學，基督教偏重在《新約》。這部書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「上帝愛世人，神愛世人」，我說這是共同的，最重要的。

伊斯蘭教，我們看到《古蘭經》每個重要的一段經文的前面，一定有「真主確實是仁慈的」。所以，我們把許許多多宗教的典籍會合起來看，「仁慈博愛」是所有經典裡面統統都有，我們就以這個為中心，我們就可以能夠在一起合作。再看看，宗教最後的目的都是教人離苦得樂，所以它的宗旨是個愛相同，最後目標是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也相同；宗旨相同，目標相同，宗教怎麼能說不能合

作？哪有這種道理！所以決定是可以合作的。只要我們了解自己經典，讀其他一切宗教經典，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家人。

所以我常常講，全世界的宗教徒都是一家人，不是親兄弟，就是表兄弟，就是堂兄弟，統統是一家人。一家人變成不認識了，就是彼此不往來，彼此不往來變成陌生人，不知道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。我這些談話在日本也被中村康隆老和尚肯定，老和尚告訴我們，他接見我的時候告訴我們，他說全世界所有宗教創始人，統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那一天橋本也看到，橋本告訴我，老和尚一生都沒有說過這個話。那天你也在聽，是不是？這是老和尚肯定的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都是一家人，都應當把神聖的愛從我們自己本身發揚出來，發揚光大。我們代表佛菩薩，代表上帝，代表神聖去愛世人，去幫助世人，去把世人的苦難解救出來。

主持人：好，非常感謝淨空老法師，以及我們三位專家這麼精彩的座談。我們今天談到，如果要解決社會這些嚴重的問題，必需要宗教之間合作，宗教之間必需要往來。而往來，必需要大家互相學習大家的經典，建立在仁慈博愛這個宗旨，以大眾離苦得樂為目標。我們相信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，一定能達到全世界的宗教的合作，以及世界的和平。我們也期望著，正如剛才石井牧師所講的，我們期望著在日本也同樣能夠見到，像新加坡、像印尼這樣子的宗教融和，宗教合作，能夠共同推廣宗教教育，使我們世界真正達到和平。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四位專家這麼精彩的座談。謝謝。